

國際科學界介紹

羅馬尼亞歷史科學的成就

史蒂芬著 任 成譯

1949年到1950年我國的考古研究工作，有一個決定性的轉變。從1949年初，考古發掘工作就按照新的科學觀念去進行，並且列在國家計劃中，作為文化建設中的一個重要項目。

1949年及1950年的考古工作，由羅馬尼亞科學院歷史哲學組製出具體計劃，發出指示，然後由布加勒斯特(Bucharest)、愛斯(Iasi)及克羅什(Cluj)等地歷史哲學研究所去執行，動員了全國的專家去做。1950年的考古工作，共作了五個月，獲得了在科學上的偉大成績。在二十個地方，進行發掘工作，另外有十四個地方，加以調查試探。

1950年野外發掘工作所得到的結果，最近在布加勒斯特考古展覽會上陳列出來了。野外發掘後的僅僅兩個月當中，就將這次的結果拿出來和人民及科學家見面。這種事實就證明了羅馬尼亞的考古家，他們的生活及工作，已經緊密的和羣衆結合在一起。

這一年的展覽會比上往年有了一些很大的進步。在材料的排列上，對於生產方式及生產工具的演化，更加重視。在說明材料上，諸如：地圖、平面圖、像片以及富於教育意義的古物復原等，更加衆多和複雜。這些材料就幫助着工人、學生、學校兒童，很容易的理解展覽材料的重要以及羅馬尼亞共和國從遠古到建立第一個封建國家，社會發展的一般情況。陳列櫃上的說明卡片及印好的展覽會說明書，幫助參觀者了解各種展覽品。

考古家所得到的這些結果，充分說明羅馬尼

亞考古學工作者在方法上有着很大的改變。我國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以前，我們的考古學深染了世界主義的精神，是奴性的模倣資產階級考古學一些虛偽的科學方法。資產階級的考古學是一種靜止的，敘述與描寫的考古學，只會用基於形式的比較方法；這種方法就是偏於分析對象，不管他的內容。這種標型學的方法 (typological method)，就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唯心論者的方法。考古學所得的東西，不認為是人類工作的結果。

資產階級的考古學不詳細研究每一種人民對文化的貢獻。為了給酷好戰爭的帝國主義服務，就提倡侵略的學說，認為侵略在無階級的原始社會中是一個進步的動力。資產階級的考古家是孤立地工作着。他們的目的就是要令人驚奇感動。是要發現古玩以及帝王將相等所謂“要人”生活中的細節。資產階級考古學的概念及方法都是反動的。在今天是為帝國主義的意識學而服務的。他們對某些民族的輕視，可以由下列一事看出來，便是資產階級考古學，尤其是美國考古學中，最反動的種族優劣說，仍是很流行着。

蘇聯的考古學正與此相反。他們的基本概念和工作方法與他們迥然不同。蘇聯考古學的方法，是一個複雜的方法，和他們的偏重形式的標型學正好相反。那就是為什麼我們把蘇聯考古學以及蘇聯考古家所用的方法，作為我們科學研究的基

今天我們是集體工作，不是像以往那樣的散漫地工作着。一切發掘工作，都是很科學的按照預先加以設計及考慮過的計劃，而且針對着某一些問題去進行。我們的考古學，作為歷史科學中的一個部門來看，是貫徹愛國主義的精神。他的目的就是：重建從上古到今日的我國社會的信史。這樣才能為勞動人民服務，而不像帝國主義的國家給一小羣的資本家服務。最近在考古學方面一些重大的收穫，分別述之於下：

在愛斯波托薩尼 (Iasi-Botassani) 地方日加河流域重大的收穫，使我們對野蠻中期的情況，有了明確的認識。

在哈巴斯特 (Habasesti) 的發掘，是我們國家第一次發掘到集體的遺址。在這裏發掘到一個遠古時期的整個村莊。這是定居人民的住處，他們已會使用石器及骨器。還知道用最簡單的方法，種植穀類以及飼養家畜。在這個村莊的平面圖上，一個人就可以看到哈巴斯特的人民，住在木屋中，牆上塗着混合了稻草和糠的黏土。這些房子圍繞着兩個大房子排列成一個圓圈。這個村莊對着容易被敵人襲擊的那一邊，還有兩道防禦壕溝。

在格來底提-蒙斯 (Gradistea-Muncel) 的工作隊，發現了我們所知道的一個最大的堡壘。這個堡壘在和阿蘭特 (Orstie) 地方一個同名的山上。就在這地方，我們得到了在羅馬尼亞考古學界中無比重要的發現。在這被羅馬的侵略者，所破壞的堡壘的附近，他們發現了達仙人 (Dacians) 一個聖地，那裏有四個聖殿和一排房屋。在這個聖地，發現了刻着希臘字的第一批石頭，這便引起了達仙文字方面的問題。

由於這些發掘的結果，從遠古到文明的轉變過程，以及達仙先封建國家的形成過程，都有了新的認識。

在貫通多腦河和黑海的運河附近一帶的發掘，亦有重大的發現。在這裏發現了一塊 943 年的斯拉夫文的碑文。這是一直到今天不管在什麼地方，我們所知道的一塊最古的斯拉夫文的碑文。

關於斯拉夫人在多腦河下游活動的問題，在

加拉茲 (Galatz) 地區的加文遺址 (Gavyan) 的發掘，對於從十世紀到十二世紀先封建社會末期社會發展的情況獲得了一些新的材料。那些材料證明了在多腦河流域冷僻落後的地方，曾存在過斯拉夫的居留地。他們漁夫、農民和獵人使用斯拉夫式的陶器，並且和東北地區及拜占庭地方，發生過關係。

這一些和別的一些發現，對於我國古代信史的建立工作，有很大的幫助。1949 年及 1950 年的發掘，使我們對於羅馬尼亞民族的形成，有了一個新認識，一個更合於科學的認識。資產階級御用的史學家認為羅馬人侵入達仙是一種“開化落後民族”的舉動。這種侵略的行動，被認為是形成羅馬尼亞民族的一個決定因素。羅馬尼亞內部的發展，就置若罔聞了。這個本土的因素，是羅馬尼亞人民民主國家社會的發展，及羅馬尼亞民族形成的主要因素，這事却没有被確認。同樣的斯拉夫人的生活和羅馬尼亞民族的形成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也沒有加以正確的敘述；斯拉夫人在我國境內的活動這問題，亦被故意地，加以忽略。

我們的考古學正集中全部精力去研究古代史中某幾時期；這幾個時期一直到今天沒有被人研究或是僅有一些膚淺的認識：那亦就是指羅馬尼亞民族形成的過程有關的幾個時期。如果對斯拉夫人在這段歷史中所起的作用，不加以適當的評價，那麼對於這段過程，就不能加以說明了。

羅馬尼亞的考古家把發掘前封建社會及封建社會的遺址，如：鄉村、市鎮及墓地等，亦列在他們研究工作之內。這一些問題都包括在 1951 年工作範圍之內。由於繼續不斷地追隨最先進的馬列主義的教訓，及透澈地研究蘇聯考古學上的成就，他們就能够完成他們偉大的工作。1949 年及 1950 年發掘方面所得到的收穫，無疑的代表羅馬尼亞科學方面的成功。這樣就使我們對於將來的工作，抱着深度的自信力。

〔編者按：原文載 1951 年英文本羅馬尼亞評論第八期。羅馬尼亞 1949 年考古工作，本刊二卷四期，曾有介紹，可以參閱。〕